

罗马史

第一卷

〔德〕特奥多尔·蒙森 著

商务印书馆

894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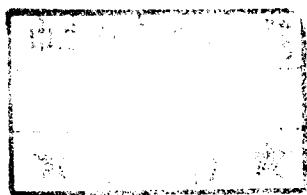
K126
13

罗 马 史

第 一 卷

〔德〕特奥多尔·蒙森 著

李稼年 译 李澍洵 校



商 务 印 书 馆

1994 年 · 北京

Theodor Mommsen
Römische Geschichte
(History of Rome)
Band 1

(J.M.Dent and Sons Ltd.1920)

根据慕尼黑德意志袖书斋出版公司1984年德文版翻译,校订时参考了
伦敦J.M.登特父子有限公司1920年英译本

DQ25 / 17

LUOMǎ SHĪ

罗马史

第一卷

【德】特奥多尔·蒙森 著

李稼年 译 李澍洲 校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北省香河县第二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1457-3/K·318

1994年10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4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169千
印数 1500册	印张 7 1/4

定价: 6.80 元

第二版前言

新版《罗马史》与前一版有很大不同。这主要指头两卷，其所包括的时间为罗马国家的最初五百年。在实史开始之处，它就由于自身的缘故，决定和安排了表述的内容和形式。对较早时期，由于史料出处的研究并无界限，以及史料的时间难以确定和互无联系，历史学家所遇到的困难在于，他很难使别人满意，肯定也不能使自己满意。尽管本书作者曾努力于认真克服研究和表述上的这些困难，但是，他在将本书呈献于公众之前，在这里仍需做许多事情，多处需要修改。一系列新的研究，如关于罗马臣民的国家法地位，关于创作艺术和造型艺术的发展，已按其成果之大小纳入这个版本。此外，许多小漏洞已经弥补，行文普遍改得更为鲜明，内容更为丰富，整个布局更清楚，更加一目了然。还有就是在第三卷中，迦太基战争期间罗马民社的内部关系，不像在第一版中那样，仅作概述，而是依据事物的重要性和艰巨性给予应有的详尽描述。

公正的评判者，也许首先是那个已承担解决类似任务的人，将对此懂得去说明这种弥补原是在所必需的，从而对此请求谅解。无论如何，作者怀着感激的心情承认，公众的评判没有强调本书那些显而易见的漏洞和不足之处，而是相反，无论赞赏还是异议，都是针对其中已告结束或已经完成的那些部分。

此外，作者已把本书尽力在外表上安排得更为妥善。瓦罗的罗马城纪年保留在正文之中，页边的符号^①指相应的公元前某年。在

① 在德文版的正文中，印为斜体字。中译本已列入正文中。

年份对比时，罗马城 1 年相当于公元前 753 年和奥林匹亚年 6, 4；尽管考虑到年的开端不尽相同，罗马的太阳年始于 3 月 1 日，希腊年始于 7 月 1 日，据更为准确的计算，罗马城 2 年相当于公元前 753 年的最后十个月和公元前 752 年的头两个月，还相当于奥林匹亚年 6, 3 的最后四个月和奥林匹亚年 6, 4 年的头八个月。罗马钱与希腊钱一律按如下方式换算，阿司镑和塞斯特斯、第纳尔和阿提卡的德拉克马均视为相等，所有 100 第纳尔以上的款项均以相应重量的现今黄金价值为基准，所有 100 第纳尔以下的款项均以相应重量的现今白银价值为基准，则罗马钱一镑(= 327.45 克)等于 4000 塞斯特斯，故根据 1:15.5 的金银比率，罗马镑换算为 $304\frac{1}{2}$ 普鲁士塔勒(Talern)，第纳尔据白银价值换算为 7 普鲁士格罗申(Groschen)。第一卷所附的基佩特地图把意大利的年事统一表示得更明显，较叙述为优。页边标示的内容提要使读者易于综览。按字母排列的目录将附于第三卷^①，因为作者兼有其他职责在身，无法如愿以偿地迅速进行这项工作。

1856 年 11 月于布累斯劳

作者感到有必要在第二和第三卷再版时作出的种种更动大部分源出于新发现的李锡尼阿努斯的残稿。由于编者卡尔·佩尔茨先生的好意，作者在它出版以前就得以在校样中看到的这些片段，对于从皮德纳战役至雷必达反叛这一时期我们知识上存在的漏洞而增添了一些并非不重要的补充，当然也增添了不少疑团。

1857 年 5 月于布累斯劳

① 地图、集中在一起的内容提示和《目录》(作为第一卷至第五卷的索引)，均见于第八卷。

第三版至第九版前言

人们将会发现,从整体上看,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版同前两版没有很大的不同。公正的和内行的评论家都不会认为,像本书这样一部著作的作者必须为自己的新版本而利用、亦即重复在此期间出现的专门研究的每一成果。在此期间,即是从第二版问世以来,在别人或自己的研究成果中,凡是作者认为是弄错或失误的,均已如实作了陈述。大段大段的改写,客观上并无必要。在第三卷第十四章中,曾就罗马编年史的依据作了阐述,后来又根据材料,以适当的方式作了全面的论述,写成专文(《迄至恺撒时期的罗马编年史》,第二版,柏林,1859年),因此,现在仅限于对具有普遍历史意义的成果作个概述即可。此外,布局并未更动。

1861年2月1日;1864年12月29日;
1868年4月11日;1874年8月4日;
1881年7月21日;1887年8月15日;
1902年10月1日,于柏林

目 录

第二版前言·····	1
第三版至第九版前言·····	3

第一卷 迄至罗马王政的废除

第一章 引论·····	2
第二章 最早迁入意大利的移民·····	7
第三章 拉丁人的定居·····	29
第四章 罗马的起源·····	40
第五章 罗马的原始政制·····	53
第六章 非公民与经过改革的政制·····	76
第七章 罗马称霸拉丁姆·····	88
第八章 翁布里—萨贝尔族 散尼特人的起源·····	101
第九章 埃特鲁斯坎人·····	106
第十章 希腊人在意大利 托斯坎人和迦太基人的 海上霸权·····	115
第十一章 法律与司法·····	134
第十二章 宗教·····	146
第十三章 农业、工艺和商业·····	167
第十四章 度量衡和文字·····	186
第十五章 艺术·····	201

第一卷 迄至罗马王政的废除

远古之事因日久年深已无法详加查考；可是，据我在审核时确认为大体可靠的证据看来，我相信，无论就战争或其他方面而言，它们都是微不足道的。

修昔底德

第一章 引论

地中海及其深入大陆的各个分支构成大西洋最大的海湾；海面有时由于岛屿峙列或陆地延伸变窄，有时又四面扩展，显得十分辽阔，既把旧世界的三个部分分开，又把它们连成一片。在古代，这个内海周围居住着许多民族，从人种学和语言史的观点来看，这些民族不属于同种，但就历史而言，他们却构成一个整体。这个历史整体惯常被不甚恰当地称为古代世界史，实则是地中海各民族的文明史；它在我们面前陆续展现四个大的发展阶段：南岸的科普特人或埃及人的历史；阿拉米人或叙利亚人的历史，这个民族占据地中海东岸，并深入广布于亚洲腹地，远及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希腊人的历史；意大利人的历史；后两个民族本是一产双生，承受欧洲地中海沿岸一带为其遗产。以上四个民族的历史在初期都与其他知识范畴和历史发展周期相联系，但是不久以后，便各自分道扬镳。住在这个广大范围四周的各民族有些与他们是异族，有些与他们是同宗。这些非洲的柏柏尔人和尼格罗人，亚洲的阿拉伯人、波斯人和印度人，欧洲的凯尔特人和德意志人，都曾与住在地中海沿岸的民族多方接触，但是在各自的发展上既没有给这些民族以真正决定性的影响，也没有从这些民族受到真正有决定性的影响。所以，如果文化范围果真可以划分，则这个以底比斯、迦太基、雅典和罗马之名代表其顶峰的文化范围可以视为一个整体。这四个民族，各自遵循自己的道路达到独特的宏伟文明以后，彼此的关系极为纷繁复杂，人性的一切要素都得到精深的研讨和丰富的发展，直至连这个范围也满盈起来。一些新的民族以前不过像波

浪冲击海滩那样，冲击着地中海各国的领域，到现在便从两岸泛滥开来，以前它们曾在历史上把南岸同北岸分开，此时却把文明重心由地中海移到大西洋。所以，古代史与近代史的分别并不是纯粹偶然的，也不是纯粹为了编年上的便利。所谓近代史，实际上是一个新文化范畴的形成；从它的几个发展时期看来，新文明与将亡或已亡的地中海各国文明相连续，正如地中海文明与印度日耳曼族的原始文明相连续，但新者与旧者一样，也命定要走完自己的轨道，要充分经受各民族的祸福，即经过发育、全盛和衰老各时期，享受它在宗教、政治和艺术上努力创造的成果，以及物质和精神财富上获得的安适；或者，有朝一日也会在因达到目标而志满意盈之际，创造力归于枯竭。然而，这个目标只是暂时性的，最伟大的文明体系有自己的行程；但是，人类却不是这样，人类每当似乎达到目标的时候，旧课题便在更广大的范围内和更崇高的意义上被重新提出。

我们的课题是，表现这宏大的世界历史剧的最后一幕，即从北边的大陆伸入地中海的三个半岛中位于中央的那个半岛的古代史，这个半岛由西阿尔卑斯山向南分出的山系即亚平宁山脉所构成。亚平宁山脉位于地中海西面那个广阔的海湾和东面那个较狭的海湾之间，先是走向东南，然后在接近后一海湾之处，逐渐升高，在阿布鲁齐山中达到它的最高峰，但还没有达到终年积雪的高度。亚平宁山脉自阿布鲁齐山继续向南伸展，起初既没有分支，又很高峻，到后来稍稍凹陷，形成一个丘陵地带，然后分成两支：一支走向东南，成为一带较为平坦的高山，另一支走向正南，成为较为陡峭的山岭，两支在结尾处形成两个狭窄的半岛。

在北部的阿尔卑斯山与亚平宁山之间向南扩展至阿布鲁齐山的平原，在地理上原与南部山地和丘陵地不相连接，就是在历史上也是到了很晚时，彼此才发生联系。这些南部的山地和丘陵地，也

就是意大利,我们在这里要研究的正是它的历史。从锡尼加利亚到里米尼一带的沿海,到罗马纪元七世纪时,波河流域则到第八世纪时,才并入意大利。意大利古代的北界不在阿尔卑斯山,而在亚平宁山。亚平宁山没有在哪一侧升高为陡峻的山脉,只是占地很广,其中有很多由易于通过的隘口连结起来的山谷和高原,很适于人类居住,在东、南、西三面与之相连的山前丘陵地和沿海各地尤其如此。诚然,东岸的阿普利亚平原有阿布鲁齐山为其北部屏障,除孤耸的加尔加努山脊横断其间以外,全境平坦,海岸与河流都不甚发达。但是,南岸介于亚平宁山脉尾部的两个半岛之间,有广大的低地与内陆的丘陵地带相联接,港湾虽少,却水多土肥。最后,西岸是一块辽阔的地方,有大河特别是台伯河流贯其间,因洪水泛滥和往日众多火山的作用,该地山谷交错,港湾和岛屿星罗棋布。埃特鲁里亚、拉丁姆和坎帕尼亚都在这里,形成意大利国土的核心。坎帕尼亚以南,山前丘陵地渐渐消失,蒂勒尼安海的波浪几乎直接拍击到山脉。不但如此,西西里之属于意大利,犹如伯罗奔尼撒之属于希腊,西西里岛是地中海里最大最美的岛,腹地多山,间有荒原,但环岛边缘,尤其东、南两面都是极美的宽阔海滨,大半由火山作用而成。从地理方面看来,西西里的群山既然是亚平宁山的余脉,几乎并未被那只是一条窄缝的海峡所隔断;所以,就历史而论,正如伯罗奔尼撒是希腊的一部分,西西里在古代确是意大利的一部分,两地既是同样一些种族必争之地,又是同一高尚文明的发源地。意大利半岛与希腊半岛相似之处在于山丘不高,气候温和,空气清新宜人,在平原和山谷中,一般也是如此。在海岸的发育上,意大利却不及希腊;意大利半岛尤其缺少那种使希腊人成为航海民族的、岛屿众多的海洋。可是意大利也有优于其邻国之处,它的冲积平原物阜民丰,山坡土质肥美,野草丰茂,足供发展农业和畜牧所需。意大利同希腊一样,也是块好地方,它激发和酬报人类的积

极性,对于不肯安息的雄心,这里有通达远方的道路,对于安于宁静的人们,这里也有留守家园、获利谋生的途径。但是,希腊半岛倾向东方,意大利半岛则倾向西方。埃庇鲁斯和阿卡纳尼亚沿海一带,对于希腊只有次要的意义,正如阿普利亚和梅萨皮亚沿海一带,对于意大利也是如此;希腊历史赖以发展的阿提卡和马其顿两地都面向东方,而埃特鲁里亚、拉丁姆和坎帕尼亚却面向西方。这样看来,这两个半岛虽然挨得很近,如同比邻,形同姐妹,但却仿佛相背而立。虽则用肉眼从奥特朗托可以望见阿克罗科劳尼山,但是,最初意大利人与希腊人的密切接触却经由其他途径,而不循这条经由亚得里亚海的捷径。一个民族所占的地势往往足以预示它的历史使命,这里也是如此;古代世界文明所赖以成长的这两个伟大民族在投射它们的阴影时,如同散布它们的种子时一样,乃是一个向东,一个向西。

这里所要叙述的是意大利的历史,而不是罗马城的历史。虽则从正式国家法的观点看来,罗马的城市民社先取得意大利的统治权,然后取得世界的统治权,但从较高的历史意义来看,这个意见不能成立。寻常所谓罗马人征服意大利,更确切地说,应是把意大利所有民族统一成一个国家。罗马人诚然是这些民族中最强大的一支,但只不过是一支而已。

意大利历史分为两个主要部分:一部分是意大利人在拉丁民族领导下归于统一的内部历史,另一部分是意大利人统治世界的历史。这样,我们将要叙述的是,意大利民族如何定居于这个半岛;他们的民族的和政治的存在如何受到威胁,开化较早的异族,即希腊人和埃特鲁斯坎人,如何把他们部分地征服;意大利人如何起而反抗外族,把他们消灭或征服;最后,意大利两大民族,即拉丁族和散尼特族,如何为争夺这半岛的霸权而斗争,到公元前四世纪(罗马纪元五世纪)末年拉丁族如何获得胜利。以上是头两卷的内

容。第二部分从布匿战争开始,所述内容包括:罗马国的疆土突飞猛进地扩展到意大利的天然界线,而后再越过这条界限,罗马帝国时代的状态历久不变,以及这个大帝国的土崩瓦解。这些将在第三和以后各卷加以叙述。

第二章 最早迁入意大利的移民

人类最初迁入意大利的情形如何，没有史料，甚至也没有传说可考。相反地，古人却普遍认为，意大利同别处一样，最早的居民也是土生土长的。然而，不同种族如何起源，种族的发生演变与不同水土有何关系，当然要留给博物学家去解决。从历史的观点来看，确定一国最早见于记载的居民究系土著，抑为移民，既不可能，也不重要。但是，史学研究者却有责任把各国人民如何陆续分化加以叙述，以便从尽可能早的时代起，追溯文明如何从不完美逐渐进入完美，以及无力发展文化的或文化较不发达的民族如何为文化较高的民族所压制。

然而，意大利却特别缺乏原始时代遗留的古物，在这方面意大利与其他文明地区截然不同。根据德意志考古学研究的结果，在印度日耳曼族尚未定居于英格兰、法兰西、德意志北部和斯堪的纳维亚之前，有一个民族，也许是楚底族，曾在以上各地居住过，或更确切地说是漫游过，他们以狩猎和捕鱼为生，用石头、陶土或骨头制造器具，以兽牙和琥珀为装饰，但不识稼穡和金属用途。与此相仿，印度日耳曼族人居于印度以前，印度也住着一一种不甚开化和皮肤黝黑的居民。但在意大利，我们不但没有见到一个被逐出的民族的遗址，如凯尔特-日耳曼人领域中的芬兰人和拉普人，以及印度山区中的黑色种族，而且迄今仍没有发现已经灭绝的原始种族的遗物遗址，如同德意志古代的所谓石器时代的异样骸骨、会餐场所和埋葬地所曾昭示的那样。据我们设想，在意大利知道稼穡和冶金以前，必曾有人类在该地居住，但迄今尚未发现支持这种见解

的确实证据；人类如果在意大利境内确曾处于文化的原始阶段，即我们常说的野蛮状态，则这阶段也已毫无踪迹可寻。

民族的独立单位，即各族，乃是构成最古历史的成份。日后见于意大利的民族，有些是迁来的移民，例如希腊人，有些是同化的异族，例如布雷提人和萨宾地区的居民，在历史上都得到了证实。除这两类外，还有若干民族，它们移来的情形不能再凭史料来证明，至多只能以演绎法去推测，而且它们的民族性是否因为受过外来影响而发生剧变，也不能予以证明。我们的研究首先要确定这些民族的个性。进行这个研究，如果我们只依靠纷乱如麻的民族名称和号称历史的杂乱传说，我们就不免认为这个工作没有希望而予以放弃。其实这些传说不过是有文化的旅行者写下的一点可用的游记，以及一批多半毫无价值的、往往被不懂历史和传说的人拼凑起来并按常规俗例记载下来的传闻。但是，传说还有一个源泉，由这个源泉得来的知识虽则残缺不全，却真实可靠。这个源泉就是自古以来意大利境内的各民族的本地语言。这些语言随着民族的发展而发展，但发展的痕迹非常深刻，后来的文化却不能把它完全磨灭。虽则意大利的语言为我们所深知的只有一种，但是其他几种还留有若干残余，为我们研究那些语言和那些民族之间的差别，它们之间有无亲缘关系，这些关系的远近如何，提供了足够的根据。

这样，我们由语言学的研究可以分清三个原始的意大利语系：（一）耶皮基语，（二）埃特鲁斯坎语，（三）我们所谓的意大利语。最后一系分为两大支，一支是拉丁语，又一支则为翁布里人、马尔斯人、沃尔斯克人所用的方言土语所属的语言。

关于耶皮基人，我们的资料极少。在意大利东南端的梅萨皮亚或卡拉布里亚半岛曾发现大量用一种业已绝灭的特殊文字^①写

① 有些墓志铭可以使人推知它的发音，例如 *θeotoras artahiaihi bennarrihino* 和 *dazihonas platorrihi bollihi*。

成的铭文,无疑这是耶皮基方言的残余,而且流传材料也很明确地把他们与拉丁人、散尼特人加以区别。由可信的陈述和众多的形迹看来,可以断定这种语言是阿普利亚的土语,这个民族是阿普利亚的土著。关于这个民族,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已足以断定他们与其他意大利人不同,但不足以确定这个民族和这种语言在人类历史上应占有的位置。铭文还没有读解,而且很难希望有读解的一日。所有格的形式aihi和ihi与梵文的asya、希腊文的olo相当,由此可见,这种语言似乎属于印度日耳曼语族。又有其他形迹,如使用送气的辅音,不用字母m和t作尾音,都可以表明耶皮基语与意大利语绝不相同,而在某些方面与希腊方言相近。耶皮基人与希腊人关系特别密切,这个假定得到进一步的印证:耶皮基铭文中常见希腊神祇的名字,耶皮基人容易希腊化,与其他意大利民族的迟疑形成鲜明的对照。在蒂迈欧时代(罗马纪元400年,公元350年),阿普利亚仍被描写为蛮荒之地,到了罗马纪元第六世纪,该地便已经完全希腊化,虽然希腊人并未直接到这里来殖民,甚至野蛮的梅萨皮亚人也在许多方面表现了类似发展的端倪。耶皮基人与希腊人有一般的亲族关系或特殊的亲密关系,但仍不足以把耶皮基语看作一种粗俗的希腊方言。我们的研究至少在现时不得不就此止步,等到有更明确、更可靠的结果再说^①。然而,这个缺陷不很严重,因为,当我们的历史起始时,这个民族正在趋于没落,在我们面前呈现出的,唯有退缩和消失的迹象。耶皮基人缺乏抵抗精神,容

① 有人假定耶皮基语与今日阿尔巴尼亚语有亲缘关系,不过比较语言所根据的论点无论如何不够,而且对于这样重大的事实更是绝对不够。如果这种种族亲缘关系能够得到证实。而且由于阿尔巴尼亚人也属于印度日耳曼族,原与希腊人、意大利人同辈,希腊半开化民族的遗迹遍于希腊各地,尤以北部各省为多,因此,如果从另一方面说,阿尔巴尼亚人是希腊半开化民族的残余,那么,我们就可以证明先于希腊人的民族就是先于意大利人的民族。但我们目前仍不能据此推断耶皮基人曾渡亚得里亚海而迁入意大利。

易融合于其他民族，有人假设这个民族是最早进入意大利的移民，或者就是意大利有史以来的土著。他们在地理上的位置使这个假设似乎可信，他们的民族性又恰好与这个假设相吻合。因为，无可怀疑，民族移徙最初全都经由陆路，向意大利迁徙的尤其如此，因意大利的海岸只有熟练的水手才能靠近，所以，就是在荷马时代仍不为希腊人所知。但是，如果古代移民曾越过亚平宁山而来，那么，历史学家就可以像地质学家根据山岳的层次来推测山岳的起源那样，敢于假定南行最远的民族才是意大利最古老的民族，而我们正是在意大利的东南端遇见耶皮基人。

根据可靠的传说尽可能远地往上追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半岛中段住着两个民族，或更确切地说，住着一个民族的两支，这个民族在印度日耳曼族中的地位，较之耶皮基人，更容易确定。我们理应称呼这个民族为意大利人，因为这个半岛的历史意义有赖于这个民族。这个民族分为两支，一支是拉丁人，一支是翁布里人及其南支，如马尔斯人、散尼特人，以及在有史时期由散尼特人分出的移民等。对以上各民族的方言土语所作的语言学分析表明，这几种语言全都是印度日耳曼语系的一环，而且直到较晚之时，它们仍属一个整体。在它们的发音体系里，有特殊的磨擦音f，这与埃特鲁斯坎语相同，但与希腊族和半开化的希腊族的语言迥异，与梵文也不相同。反之，希腊语始终保留了送气音，埃特鲁斯坎人也保留了较硬的送气音，而意大利语本来就没有这种音，所以遇到这种情形，在他们中间用这些音中的一个成分来代替，不是用带声破裂辅音，就是用单送气的f或h。希腊人尽量避免用s、w、j等轻磨擦音，意大利语却几乎完整无损地保留了它们，有时甚至加以发展。重音向后移动，因而语尾遭到破坏，这种现象是意大利人与某些希腊人，以及埃特鲁斯坎人所共有的，可是在意大利人中间，这种现象比在希腊人中间厉害，而比在埃特鲁斯坎人中间轻微。翁布里